



飞鸟

时代

童年的影像

唐晋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飞鸟时代——童年的影像/唐晋著. —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2002. 1

(再现童年丛书)

ISBN 7-222-03357-2

I. 飞... II. 唐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 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88402 号

插图: 唐 晋

责任编辑: 海 惠

装帧设计: 西 里

责任印制: 洪中丽

飞鸟时代——童年的影像

唐 晋 著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(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)

邮编: 650034

昆明富春实业公司印刷厂印装

开本: 850 × 1168 1/32 印张: 5.75 字数: 105 千

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 册

ISBN 7-222-03357-2/I · 936 定价: 13.50 元

1

1 出生地
4 院 子
7 春天的影像
10 抚 摸
13 内心的光亮
16 秋 天
19 天 空
22 雨
25 飞 翔
28 飞鸟时代
31 鸟与天空
34 生命的元素
37 聚宝盆的故事
40 野 草

花的恩赐	43
墙 壁	46
废墟中的想象	49
冥想空间	52
故 事	55
砌 墙	58
生日游戏	61
线 条	64
影 子	67
沉默的鱼	70
鱼的伤感	73
鸟类世界	76
飞行的翅膀	79
鸟之死	82
汉字的显现	85
虚幻之旅	88
秘 密	91
遭遇尴尬	94
街 道	97
迷失小巷	100
想象城市	103
神仙世界	106
童话故事	109
叙述者	112
魔 法	115
梦想的起源	118
木 马	121
旋转游戏	124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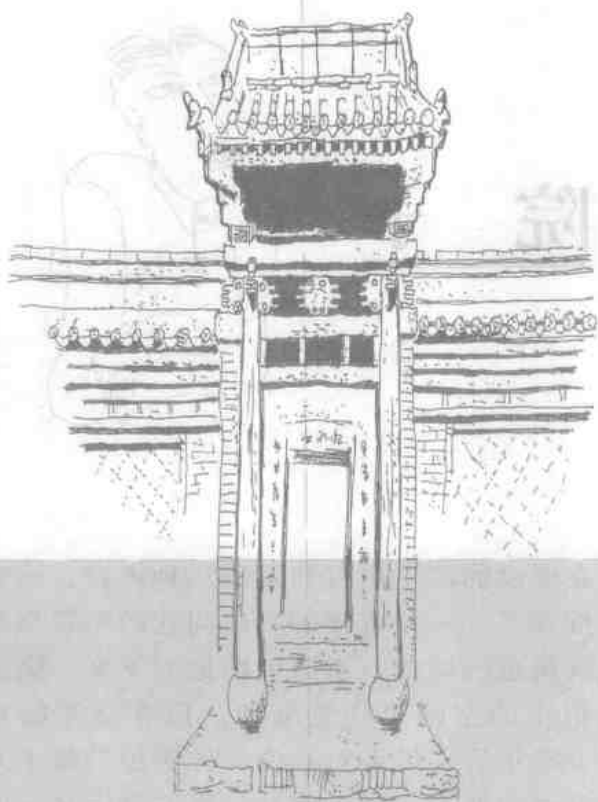
- 127 游戏规则
130 玻璃球
133 河流的诱惑
136 河水气息
139 野地上的快乐
142 树木的年轮
145 树木之死
148 沙岸剪影
151 土地印象
154 骑行者的秘密
157 祖母的田地
160 黑夜遐想
163 夜幕中穿行
166 瞬间的启示
169 禁 忌
172 母亲的乐园
175 怀想游荡的时光
178 童年的家史

出生地



院子里静悄悄的，淡黄色的阳光填满了这个空穴——所有的门都紧闭着，在很近的地方落下各自缝隙的黑影。多少年来，只要有时间，我就会猜想我的出生地，那不是个包含了众人荣耀的城市，就像童年手中攥紧的一块饼干，我不会把甜香的事物和我的唾液一起分给别人。我虚设了寂静的院子，那些与世界联通的门被关上，只有头顶大大地开敞，正好形成降落的通道。虚设的地方是洁净的，尽管如此，黑影还是穿过缝隙来到了我们中间。黑影远比我的描摹有耐心，当我还未想好的时候，它已开始了缓慢的扩张，直到与天空的星辰共同将这个院落占满。我拒绝用城市的概念指代我的出生地，城市有数不清的院落，以及庞大或琐碎的黑暗，仿佛一个不规则的

蜂巢，到处泛着淡黄色的光芒——这使我感到陌生，它们彼此互构又彼此贴紧，哪一个都像属于我，哪一个也不是。大风从城市上空掠过，有如气流拂遍排箫的孔洞，每一个孔洞都发出音来，降生之际，大家无一例外地啼哭，我的声音被混淆了，尽管想象可以区分它们，然而事实终止了这一切，因此，我的笑声很轻易地被大众的哭声吞没了，笑声在城市里是孤独的。我拒绝承认我生在医院，这会使我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：医院暴露了生命的意图，医院使生命的意味变得苍白，正是医院使我在诞生之际死去。这样的念头一直困扰着我，城市混淆了声音，听上去一片灰蒙蒙的区域里没有我能够捕捉到的，我的哭声和笑声，我匀称的呼吸声，以及躁动不安的窸窣声；而医院将我纳入一堆婴儿之中，并由他们认定，用一张小小的纸牌标明我们各自的归属。所有的一切被医院弄得清晰、明朗和有条不紊，看上去，我们被制作得那样精巧，皮肤红润白腻，在重重的包裹下垂觉地睡眠；摇篮，应该是那些小床，取代了众多的院落。护士偶尔照看这一个，偶尔照看那一个，她一天的时间被相等地分开，根据婴儿的数量而变成对应的瞬间。秩序也会被打乱，根据这个成年人在各个瞬间不同的心情而忽东忽西，随意游走——我们被医院剥夺了各自神秘的附着，所以尽管长相一致，却构不成迷宫；诞生没有什么特殊性可言，我所盼望的异象在医院永远不会出现。从纱帘外部照入的阳光有时均匀地洒在每一个婴儿脸上，有时只照射在



某一处角落，这样的场景就像我对出生地的猜想，角落与设想里的院落另一个意义上完成了叠合，它们那么醒目地被众人忽视，享受着宁静的淡黄色光线，那一带对所有人来说似乎有些亮得刺眼，虚空的存在包括一种对虚空的渴望几乎令大众难堪。

院子



在虚设的院子里忽然发出一种声音，木窗随后就推开了，一只吉祥的鸟连同它的梅花倏然靠向了淡黄色的墙壁。木屑悄悄地漏下来，窗的搭钩在很小的空间里往复旋动，风在绕着墙基行走。一些年后，母亲对我说，你所想的院子并不是你出生的地方，毫无例外，你的降生是在医院完成的。但是，你为什么要把一个确实存在的院子归入虚空呢？母亲问我，其实，你设想的正是你记住的。在她的叙述中，我往往总是在午后醒来，盯着窗外看。这恰恰是人们上班后的时辰，院中寂无人声，只有鸟在叫。这样的情景日复一日地出现，以至于我成年从午睡中醒来，总感到身边的一切是那样熟悉——现在，那些失忆的东西变换了面目出现，成为我想象的一部分，或是

梦境的一部分。我一直认为我虚拟了一个院落，然而恰好它是真实存在的；我不敢继续想下去。过去的时间转化为其它的表述方式，我以为它消失了，和蝌蚪的尾巴一样，但是它成了脊骨下端一个重要的支点：这些使你拥有了履历。我把睡眠分为两次，午后的苏醒是最温馨的，在我的身边只有一个人的影像，有时候她便走到院子里。这时，我与她之间便增加了许多东西，玻璃，墙壁，以及天空。她走近时，背后笼罩着淡黄色的阳光，但她的脸也化作一团阴影。阻碍物使她变得陌生起来，也让我的眼珠一动不动。后来，她又蹑手蹑脚地走回到床边，朝着我微笑。我闻到了熟悉的气味，于是两手张开。也许就在这简单的寻找中，距离走入了我的内心——这就意味着变化和隔绝，近则带来安宁与欢喜。更多的时间里我闭目沉睡，沉睡挡住了记忆的流失，但无疑会被埋藏得很深。我设想自我的出生地，出乎意料的是它并非凭空捏造，而来自我体内的依据。不过我对院子已不再有印象，对身边的事物都不再有印象；童年被覆盖在成人的经验下，并在它永恒的时段里保存完好。其实对出生地的怀念以及设想代表了我对那一时段好奇的探索之心，因为忘却的原因，它同样属于死亡后的未知。我仅仅在体验降生的瞬间。而正是如此，命运才将最重要的感知过程安排在生命弱小的刹那。我知道从那天开始，一切都将变得模糊和不确定，过去的时光因标准的附加似是而非，我永远会陷入猜测中，但又不相信猜测。那些曾经影响幼小生命



的，包括被幼小生命紧紧抓住的，就像早渡之人一样到了彼岸。我在虚空中凝望，淡黄色的院子延续了一个人在子宫里的幸福时光，又在他极度渴望时给他长成后的麻木与羞涩——生命就是这样一下子用去大半部分时间：降临只一瞬，到死也许才摸得着头脑。

春天的影像

春天到了，多少人想诞生在春天。春天领引着河水的消逝，领引着草木未来的瑟瑟萋萋——它成为童年最早失去的一部分；没有谁会发现，究竟有哪些刻骨铭心的事情发生在春天。出自幼小心灵的明媚之感不会注意到事物降临的意义，相反，春天让我们卸下了臃肿的衣服，变得敏捷、美丽起来。直到此时，听到帘外的细雨，我还是忍不住站到窗前朝暗夜凝视。沉想产生无形的发现，芭蕉在走过澳州小道时写过一首俳句，其中有这样的句子，缩略读来，叫做“群鸟啼春鱼有泪”。有泪的鱼是暮年的鱼，芭蕉看见它的那时，它悬在水中静静地休眠。春天将冬凉吹暖，涟漪萌生，众鸟争相鸣叫，老鱼一动不动；但它的眶边有泪。这般奇异的景象困扰着几近老

远的诗人，鱼在水中，身外的水就是肚子里的水，但正有着不同于水的泪挂在鱼的眼角，也挂在芭蕉眼角。流泪的鱼曾经是啼春的鸟，这种物哀的情怀贯穿了芭蕉在故乡的漫游时光。仔细想，鸟为什么要啼春，真的有那么多话要说吗？雨潇潇而下，多少次我试着回想我的童年，总有一些碰壁的感觉随夜幕袭上心头。在黑暗中，那是一条收敛了所有光亮的通道，生命曾有过的幻像仿佛彗星一样被纳入；我甚至再也无法触摸到它们。就像那个坐在黑暗里的图书馆馆长，几乎是一瞬发生的事情，许多书就无情地合上，永远不可能知道书中进行着什么，谁在微笑，谁在哭泣，谁在春天里诞生，并被安插上宿命的符号。那些绝不会是翅膀，不会在过去与现在之间自由出没。八岁那年我捉到过一只蝙蝠，盯着它的眼睛看。后来，南美洲的某个巫师说，人们会很容易爱上蝙蝠，因为现实就是幽闭的山洞，蝙蝠不停地往黑暗中飞，什么也看不到——那就是你的过去。黑暗意味着过去。我在一天中有两次睡眠，又一次醒来时，视界内全是黑暗，一种深长而有节奏的声音在不远处响着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突然中止。我弄不明白这种声音的含义，它并不像另一些声音那样让我渐渐睡着，相反，它把我从熟睡里唤醒。我睁开眼，向这种声音看去——它的面积十分庞大，占据了所有的空间。我看不清它的形状，却会看到另外一些熟悉的物体，它们和白日里的样子区别不大，有的还微微发亮。以后母亲教我区分左右时，我忽然发现右



方正是我每个晚上搜寻的地方，父亲用他的鼾声为我指示出一个最重要的方位：我的方向感取自黑暗，在事物消失和沉睡之时，传承并没有停止。到后来，我竟然在他的鼾声中悄悄睡去；在黑暗中我掌握了确定左右的功能，并且依据两种不同的声音，我学会了如何操纵时间。

抚 摸



在洗手池的上方悬挂着一双橡胶手套，它的颜色并不重要，污水的痕迹使它看上去很陈旧。一般情况下，我用它来清理污秽，我戴上它，隔着厚厚的橡胶，我的手指与垃圾混在一起。有时候，依旧是隔着它，我使劲拧干拖布，杂着头发的黑水便涌过橡胶手掌，掉落池中。戴着它人并不会觉得舒服，但它避免了肉体与污秽的接触。我离开母体，与这个世界的第一接触就是橡胶手套。我懵懵懂懂地向下沉落，一双橡胶手套托住了我的头颅。最初它又凉又涩，后来沾染了一些液体，真正令我难以忍受。我一直想摆脱它，但它握住了我的腿和我的脚。橡胶手套说出了医生的态度：新生儿是污秽的，生产的过程是污秽的。那个医生的脸被口罩遮掩着，只露出眼睛。

我看见眼睛中充满疲惫和失望，我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会失望——难道是我使这个世界更糟了吗？我相信他们并不十分乐意接纳我的到来，我闻到手套上有奇怪的味道，一度时期内我甚至认为它就是生活全部。但我看到了橡胶内手的轮廓，那个呆板的庞然大物中有什么在蠕动，它躲避着我混乱的触摸。当我即将被抱走时，我注意到那双手套被摘下来，丢到垃圾箱里。世界与我的第一次接触是具有防范性质的，同时也是自卑的，我们彼此都不知道对方最终会让我们满意到什么程度。只是这双很有标志性的手套丢在了那里，除了药棉、小颈瓶、带血的纱布，它被混同于一大堆手套中。我的目光长久地指向那里，它抚摸了我的皮肤，并给我身上留下橡胶气味；它把我作为它在尘世的另一种形体，使我为防范而活着，并与污秽接触。我在运转的路途上闭紧了眼睛，诞生并不意味着会被宠爱，几乎每个婴孩都会经受橡胶的羞辱。在来往的通道中人们相互说着话，这些丝毫不能惊动我的冥想。橡胶气味阻碍了其它事物的贴近，它成为我童年时光的主体：我吸橡胶奶嘴，玩橡胶小熊，抚摸自行车轮凸起的花纹，盯着沥青上粗大的印迹发呆。母亲难以相信的是，她只是小憩，我便比她更熟悉了一种事物。然而不幸的是，我所掌握的和念念不忘的只是低级事物，它不是月光，不是摇动的树影，不是雨声，不是空寂的院落；它让我记住的只是一件手工成品，橡胶的气味中混和着焦火的气息，成批地使用在各个地方；在医院，它把我